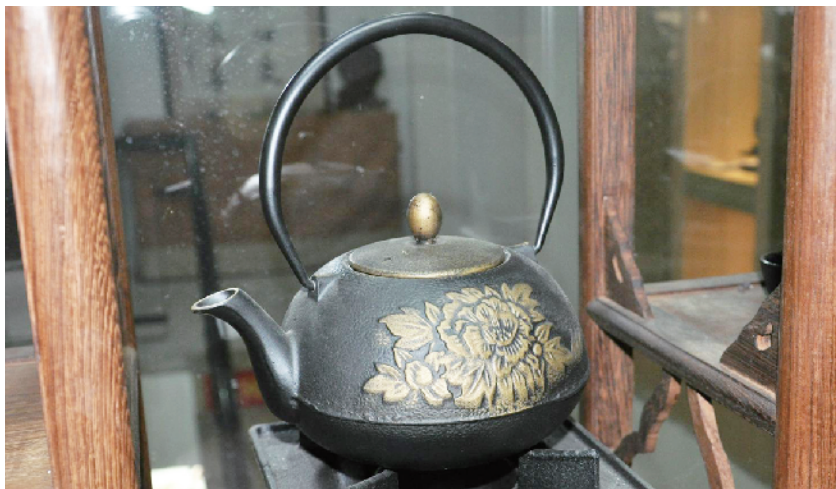


老北京人为啥离不开“黑白铁”？

■主讲人：刘一达



焊洋铁壶的跟修笼屉的、铜盆铜碗的、钉马掌的、修雨伞的，以及洪炉（铁匠铺）、鞋铺等行当，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便陆续在京城隐退了。不是这些老行当自己不争气，而是社会

发展了。这些老行当，当年可是跟老百姓持家过日子就伴儿的，您说谁家过日子能离开这几样儿呢？所以，尽管它们很不情愿地谢了幕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但留给人们的记忆还是那么深，轻易抹不掉，尤其是当年胡同里那些焊洋铁壶的。

什么是洋铁壶？

原先北京人烧水用的是铁壶或铜壶，后来从国外引进来加进其它金属材料的铁制品，包括烧水用的铁壶。

因为纯铁做的壶隔热慢，也就是说烧水的时候热得慢，所以加进了其它材料如铝，这种材料也叫铁合金和铝合金。

用这种铁制作的壶，一方面体重轻了，另一方面用它烧水，也开得快了。

这种铁制品当时中国不能生产，主要是从欧洲和日本进口，所以叫洋铁，用洋铁做的壶，就叫洋铁壶。

用洋铁壶烧水，壶底禁不住长久的烧，用不了一两年，壶底就会被烧裂漏水。当时洋铁壶比较贵，同时那会儿的人也非常会过日子，所以洋铁壶漏了，人们总想花点小钱补一补，漏大发了，还可以换底。这时候，就要找焊洋铁壶的了。

“小炉匠”就是焊洋铁壶的

焊洋铁壶的，属小本经营，开不

起门脸儿，最初都是流动的，分为推车的和挑挑儿的，不管是哪种，必备的家伙什儿得有一个小煤炉，一把烙铁和几根锡条，当然还要有镊子、锤子、锉、刀剪、砂纸等工具。

因为焊洋铁壶的或推车或挑挑儿走街串巷，而且离不开小火炉子，所以人们也把干这营生的叫“小炉匠”。

说到“小炉匠”，您也许会想到小说《林海雪原》和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。因为里面有个反派人物外号叫“小炉匠”。其实，“小炉匠”就是焊洋铁壶的。

焊洋铁壶的走街串巷，但他焊的并不只是烧水用的洋铁壶。铁盆铁锅，铝盆铝锅，还有后来的钢种壶和钢种锅等等，他们也都能修能补，当然还可以换底。正因为如此，当年他们下街时，常常吆喝：“有钢种锅换底！”焊洋铁壶是个技术活，壶底漏了，在漏的地方，用锉把漏点锉平，然后用烧红的烙铁把锡条融化，用融化的锡将漏点堵住，再用砂纸打磨。

这活儿看着简单，但技术高的焊出来的活儿天衣无缝，不留任何痕迹，而且完好如初，还能多使几年。

如果赶上有位“二把刀”，虽然也能给您的壶补好，外面儿也挺漂亮，但用不了多少日子就开焊了，等于白补。

所以，胡同里的人焊洋铁壶也认人儿，焊活儿好的都记在心里，别的焊活的人信不过，即便壶漏了，也要等着那位信得过的人。

久而久之，焊洋铁壶的在京城都有自己的活动地盘儿，他们之间有行规，这一带属张三的领地，李四和王五绝对不过来抢他的饭碗。

老槐树下的“小炉匠”

记得我小时候，经常上我们这条胡同来焊洋铁壶的，是个驼背的小老头儿。

说是老头儿，其实也就是四十出头，但皮肤黝黑，满脸皱纹，胡子拉碴，显得老苍。他的五官实在对不起观众，小眼眯缝着，雷公嘴不说，还下兜齿儿，笑起来比哭还难看，偏偏他还一说话就咧嘴笑，这让他的模样有点儿吓人了。

别的“小炉匠”下街且得扯着嗓子吆喝呢，他却从不吆喝，每次来胡同，都在老槐树下，默默地点着小火炉，一边嚼着大火烧夹油饼，一边等顾客。他的那双小眼很少看人，只盯着那个小火炉。

说来也怪了，只要胡同里有人看见他来，便不断有人拎着壶，端着锅过来找他。于是他便把一天的时间都交待在这儿，直到天擦黑，才收拾起炉子和家伙什儿，推着小车佝偻着腰一步一步地离开这条胡同。

那小车像他的身板儿，也老了，轱辘在柏油路面上摩擦，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响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他总是佝偻着腰，低着头干活，那些漏了底儿，掉了把儿的旧壶破锅，在他眼里像是什么宝贝，他拿在手里且端详呢。

跟这些铁器相完面，他才拿起锉刀一点一点地锉，拿起烙铁一点一点地焊，给人的感觉像是老奶奶拿着绣花针，在缎子上绣花。

他心细，而且永远是那么慢条斯理，手头儿活儿压得再多，他也不急，干不完，到收摊儿时，他会仰起头，咧着嘴嘿然一笑：“明儿吧。耽误您用了。”

没有谁会埋怨他，因为大伙儿都觉得信得过他。

不过，他的手艺对得起大伙儿信任。老头儿的玩艺儿确实高人一头，经他焊过的壶呀盆呀锅呀，绝对好看好使。有的锅或是壶底儿都快掉了，拿给他，他照样整旧如新。

他的焊功技术高超，用锡焊过的地方，不但非常牢固，而且不留任何痕迹。胡同里的人，没有不被他的技术所折服的。

胡同里的人为啥离不开“黑白铁”

大约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北京的街头便没有焊洋铁壶走街串巷的了，因为当时成立了生产合作社，这些有点儿手艺的人都组织起来。生产合作社也有了门脸儿，叫黑白铁门市部，北京人简称“黑白铁”。从这儿起，再也看不到过这位焊洋铁壶的。

胡同里的“黑白铁”，不单是焊洋铁壶、补锅补盆儿，还可以加工其它铁器，比如做铁簸箕、做生炉子用的拔火罐儿，做烧水用的水余儿等，此外，还可以定做烟筒。不过，那会儿

买烟筒要票儿，所以一般“黑白铁”不做。

“黑白铁”里有一种匠人精神

那几年，我不单听母亲念叨过那个罗锅儿，胡同里许多人都挺怀念他。因为有到“黑白铁”焊活儿经历的，并不是我们一家。

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，很不起眼的一个人，有他在，你并不觉得他有多么重要，也许他对你来说可有可无。但当他离开你以后，你需要他时，突然之间，你会觉得他在你生活中的位置那么重要。你会觉得生活里没有他就缺少了什么。这位焊洋铁壶的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后来，我曾经跟许多人打听他。他的传闻不少，有人说他家住南顺城街，他有个腿有残疾的老婆，后来一直还干这行；有人说他得了场大病，早已不在人世；还有的说他是河南人，成立“黑白铁”门市部，他不愿意入伙，回老家了等等。我到南顺城街寻找过几次，都没找到他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煤气取代了煤炉，钢种锅壶也逐渐变成了很普通的日用品，锅底壶底漏了坏了，很少有人再去修补，“黑白铁”行当也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但即使这样，那个焊洋铁壶的驼背老人的形象，我始终没忘，我甚至多次在梦里，梦到过这位老人。

难以名状的是随着年久日深，我愈发怀念那位老人。

为什么？

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颗朴素的匠心，而这种匠人精神，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所不可或缺的。



主讲人介绍：

刘一达，笔名达城、如一，北京人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。1980年开始从事写作，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迄今已创作出版10多部长篇小说，40多部纪实文学、散文、随笔、戏剧等1600多万字的作品，获得各种文学奖、新闻奖50多项。现任北京文联理事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北京作家协会理事、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、老舍文学基金会副理事长、北京读书形象大使等。曾获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、首届全国“百佳”新闻工作者、全国“报刊之星”等称号。

本版邮箱：

ldzm2013@126.com